

北京画院 学术丛书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研究

盧沉水彩墨畫

北京画院 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北京画院 学术丛书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研究

盧沉論水墨畫

北京画院 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卢沉论水墨画 / 北京画院主编. — 南宁 :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7.3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研究)

ISBN 978-7-5494-1720-9

I. ①卢… II. ①刘… III. ①水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水墨画-绘画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22.7②J21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3587号

卢沉论水墨画

LU CHEN LUN SHUI MO HUA

编 者 北京画院

出 版 人 彭庆国

终 审 姚震西

责任编辑 潘海清 黄丽丽

审 校 马 琳 陈小英

封面题字 朱乃正

整体设计 锦绣东方

设计指导 海 洋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

邮 编 530022

网 址 www.gxfinearts.com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7

书 号 ISBN 978-7-5494-1720-9

定 价 80.00元



卢 沉 (1935—2004)

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擅长水墨人物画，兼工书法。江苏苏州人，1951年在苏州美专学习，195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从师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刘凌沧诸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应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邀请，赴法交流教学，介绍中国水墨画，开办书法学习班，得到巴黎美院师生的好评。同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第一工作室开设“水墨构成”课，试作现代审美情趣的写意水墨画探索。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院学术委员会常委，并被聘为中国美术学院荣誉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顾问。代表作品有《机车大夫》《太白捉月图》《草原夜月》《东坡中秋词意》等。曾出版《卢沉水墨画》《卢沉论水墨画》《情感与表现——卢沉》等。

盧沉論書墨畫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明明		
委 员	雷 波	杜军山	吴洪亮
	卢 悦	卢 欣	韩 磊
	李 光	姚震西	吕 晓
	莫晓松	乐祥海	怀 一
	郑智威	罗元欣	王亚楠
	薛 良	张 蕾	陈 倩
主 编	王明明		
副 主 编	刘继潮	吴洪亮	佟欣鑫
编 务	刘子凡	张 弘	陶怡霖
	王焕然	刘 霄	黄 戈
	李 琼	张 楠	

序言

王明明

我从1972年开始随卢沉、周思聪两位先生学画。在其后20多年的密切接触中，我眼中的卢沉先生为人忠厚朴实，为师包容无私，为艺敏感真诚，天真烂漫而不修边幅，是极有修养、谦虚和善的。他对学生不遗余力地推荐帮助，对师长极为恭敬，故以尊师重道、提携后辈被画坛同行所称道。教授过他的苦禅先生、可染先生、叶浅予先生、蒋兆和先生、刘凌沧先生等诸多老先生提起卢老师和周老师都是称赞有加，对他们的艺术也十分认同敬佩。

卢先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艺术家的，他在艺术创作上不懈的探索至今影响深远。20世纪60年代卢老师创作了《机车大夫》，这幅新中国美术史的经典之作产生于那个特定时代，同时呈现了中国现代人物画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突破。20世纪70年代后期卢先生画了大量的水墨写生和素描、速写作品，画得厚重实在、结构严谨，表现出他非常扎实的功底。1976年周总理去世，卢老师有感而发与周老师创作了《清洁工人的怀念》。20世纪80年代，卢先生并不满足于所取得的成绩，主张画家要重视创造性，大胆地对传统笔墨语言进行了探索与尝

试,创作了一批现代水墨构成作品。另一方面,卢先生一直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的学习,对传统中国画与书法艺术都有相当深入的实践研究与独到见解,创作了大量的写意人物画和书法作品。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显现了卢先生深厚的思想底蕴、全面的文化修养和勇于探索的艺术胆略。

从前期的写实主义艺术创作,到“文革”时期对书法的研习,包括他一直以来对于笔墨传统的研究,都为他的中国画教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对中国画的一些新认识,也为其中国画教学课程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因而这本根据他课堂教学内容整理的《卢沉论水墨画》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以后,在美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我看来这本书主要体现出几个特点:其一,卢老师是对创作、习作、水墨画发展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实践的艺术家与教育家。因此他在谈中国水墨画的时候,有非常深入的、能够给后人有所启迪的观点,实际而可行,后学可以从中很快地找到一些学习路径。其二,书里记录了当时他的创新观念与实践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初,卢老师就特别有意识地谈到了中国画的变革与改造,且勇于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体现在水墨画教学中,他在中国率先开设“水墨构成”课,把西方的构成观念加入中国画创作中,提到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具体的实践方法,影响了几代水墨画家,培养出很多当代水墨画家与以水墨表现抽象、半抽象风格的艺术家。

当今天我们回顾卢先生这本书,把它放置于卢沉先生艺术研究的层面上去重

新认知的时候，我们要把卢先生在现代中国画发展历程中的独特贡献呈现出来。他的创作有写实艺术的高峰，有在变革中利用当代水墨语言的尝试，也有表现民俗文化、文人雅集乃至书法艺术的拓展，从这些探索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内心中的矛盾和纠结。就我认识的卢先生，他首先是一个当代的艺术家，要力图对中国画变革；而他从骨子里，又是一个中国文人画家。在他作品的演变中，这种潜意识里的中国文人的情怀始终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他对水墨构成的尝试，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显现了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开放期之初，当中国的艺术家面对世界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姿态和艺术选择。

我们通过对卢沉个案的研究，可以找出一个自己的答案，从而得出有益的启示。因为从艺术人文的角度来看，卢老师恰恰传承了中国文人最优秀的传统，他尊重传统、尊师重道，同时勇于变革、提携后辈，他的这种品质正是一个艺术大家所具备的高尚品格。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再回过头去品味这本书的价值，通过个案研究将其再版来解读回味，进行深入的阶段性研究，既是对卢老师的最好的怀念，同时也是对其在现代中国画发展历程中的价值予以重申和延展。

丁酉初春于潜心斋

“东奔西突”

——重读《卢沉论水墨画》 并再版、展览说明

吴洪亮

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及展览，近年来已成为热点是不争的事实。但总体看对于卢沉、周思聪先生这一辈艺术家的关注度，远远低于对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对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家的研究，也远远少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研究。他们仿佛是两者的过渡阶段，作为独立板块的探求相对薄弱。而且，对于这一辈艺术家的研究与对齐白石等艺术家的研究不同，“齐白石们”至少在国内，是无须做价值判断性的探讨了，但对于卢沉、周思聪等艺术家，进行系统的梳理、举证以及判断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今天的功课是对他们是否代表着一个时代，及其是否可以成为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至关重要。

北京画院自2007年推出20世纪中国美术系列研究与展览之后，10年之间已经完成了对40余位艺术家的个案研究，对有些艺术家甚至做过多次，比如李可染先生的研究展6次，李苦禅先生的研究展2次，涉及卢沉与周思聪先生的展览已有4次。

2013年,为卢沉先生做的“逸韵舒怀——卢沉写意人物画展”,是通过卢沉先生去世前10年所画的醉酒题材,关注他非常个人化的对中国笔墨研究以及小品创作的实践。而在卢沉先生一生的艺术成就里,恐怕还有几个关键点值得特别关注,譬如以他早期的成名作《机车大夫》为代表的写实的水墨人物画的成就。他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胆的“水墨构成”的艺术探索,代表着卢沉先生的先锋性以及国际视野。再有就是他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教师,如何将自己的思考与实践有效地带入了他的教学之中。而本次出版以及展览就是以一本发表于1990年的,以卢沉的学生刘继潮先生所做的课堂笔记为蓝本整理而成的《卢沉论水墨画》为核心展开的,将呈现卢沉先生各个时期的诸多成果。

《卢沉论水墨画》这本书,虽不是什么鸿篇巨制,但生动、精准、直截了当,是一位艺术家、一名教师将自己对艺术的领悟与探索时的诸多体会,用最易懂的语言、最直白的方式传递出来。难怪邵大箴先生将此书的序言定为“勇气与热情”。他对卢沉先生以及这本书的评价也颇为准确:“论者首先是位实践家,是一位在传统功力和创新探索上颇有成就的画家,所以他的思考和论述以自己长期的实践为基础,是言之有物和有的放矢的,不是纯形而上的‘玄学’。”因此,这是一本好看(易于读懂且精彩迭出)的书,因为它不仅可以引发思考,还是一本可以用的非“玄学”读物。

此书的再版,于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既保持了原书以课堂笔记为基础的“水墨的学习和研究”版块和艺术研究为基础的“在现代的基础上发展”版块,更扩充了卢沉先生多年来在《美术研究》等刊物及有关书籍中发表的代表性文章,使读者借由此书可以对卢沉先生的艺术及其研究有一个更全面、多层次的了解。当然,因为是从多角度呈现卢沉先生的思考,文中也不免有个别重复之处;为了保持卢沉先生讲课时的现场感,也会有稍显跳跃的地方。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了,但还是尽可能保持了原书的样貌,因为艺术家的书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改了反倒缺少了诸多味道,甚至那些重复与跳跃恰如一部交响乐的主题重奏与乐章中的小小停顿,会引发读者更多的感触与思索,还是保留了下来。为了使更多的非专业读者易于进入此书,我们也对一些人名、专有词、典故等进行了注解,

希望这本书可以有更好的传播。

对于我个人，作为一名中央美术学院的后辈，读此书如同再回学校去国画系蹭课，自有其中的窃喜。最重要的是这位先生不是个刻板的老八股，他在用鲜活的思想点亮你对艺术的感觉，打开你的创造力。难怪今天他的多位学生，如北京画院的院长王明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田黎明等，在当今的中国画坛都是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有这样的一位好老师着实是件幸福的事情。以下，我仅作为后辈将一些感动我的“卢沉语录”罗列几条，以示对卢沉先生的致敬！

首先是卢沉先生那些最为形象的、可实证的比喻。

“画线要像用犁耕田一样。用笔一定要追求毛、涩，沉着入纸。”

“画衣纹好像山水画中画群山，正面没有纹路，而侧面纹路可多些，一层层推远。”

“画耳朵，用笔时，好像拿笔在对象耳朵上摸了一圈一样，这样必然知道如何用笔及下笔之轻重。”

“墨要仿佛从笔里面挤出来一样，即使是湿笔，水分也要恰当。”

其次，卢沉先生对绘画的原则问题有非常肯定、明确的表述。

“从以线造型、书法入画，到讲究笔墨是中国画发展的主线，这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水墨画，离开这些特点，就不是中国画。”

“线条要给人一种整体的力量，不要追求局部的小变化。”

“线不是夸张，就是减弱，绝没有含糊的中间状态。”

“画大幅水墨，光凭单线是不行的，要敢于画墨，而且有些地方可以画平，画死，但切忌碎、花。”

“国画上颜色不能太实，实就像水粉图案。”

“我主张变形，但是反对变形的滥用。”

“一张画，画坏了，十之八九是心中无数……画到最后稀里糊涂乱来，就是心中无数，方向不明，被对象征服了，照抄了。照抄绝没有好下场！一定要多想，不要乱摹。”

再有,对于自己的艺术探索,卢沉先生有非常清晰的方向与方式,甚至有对实验风险的预估。

“线是线,面是面,重叠而又互相独立,如壁书,如儿童涂鸦。十年辛苦求索,东奔西突,年过五十仍似困兽斗。看似容易,而来之不易。1989年9月13日的顿悟之后第一幅,卢沉于尘楼面壁居夜深人静时候草此,志喜从此跳出苦海,进入圣地。”

“我给自己规定一条明确的路,不要模仿原始——我不是素人;不要照搬剪纸——我用的是水墨;不去制造真实空间——虽然我长期泡在以描写自然为目的的写生训练中,但我不想用19世纪的语言。理想是,自觉运用绘画原理,多种造型手段,创造奇特迷人的诗一般的画面。”

尤其在《关键是思路的突破——中国画的创新问题》的文章中,卢沉期待创新,但同时指出自己创作的问题。他甚至会在文章中写道:“最近,我画了《摔跤手》等画,似乎‘变’得有些生硬。”对于《矿工图》之五——《同胞、汉奸和狗》这件作品,他谈道:“目的不是为了供人欣赏,而是使人震惊之后深思。”并指出:“构图尚欠推敲,造型手法上有不协调之处。”对于曾受争议的、很有卢沉先生标签意义的“水墨构成”,我想今天可以有一个更冷静的理解。应该说“水墨构成”是个具有时间意义的问题,是一种思考的方法,实践的手段,而不是一个追求的目标。对此,卢沉先生把“水墨构成”这一理念引入课堂时,表达的也很明确:“一个是读画,做形式分析;一个是做水墨构成作业。总的目的是开拓思路,加强形式法则的研究。”“开拓思路”与对“形式法则的研究”,这与20世纪后期中国发展的、改革的总体需求是一致的,首先是“开放”、“解放思想”,然后是找到路径与方法。“水墨构成”就是现代意识的问题、艺术本体的问题,是艺术创作“形式法则”之一。相当于“企业管理”,是对画面上空间的“管理”,如今依旧有研究的必要。当然,作为一门课程是否还有必要恢复,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教师,在此没有发言权了。

还有就是卢沉先生当年对“中国画的现代化”,中国画要“在现代的基础上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多次阐述。我想如今再看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有些是一直存在,当下还未解决的问题,恐怕要长期探索、讨论下去。有些是过去时的问题,今天已不是

问题，譬如说中国画可否变形的问题、小品的价值问题、“中国画”与“水墨画”的异同问题，这些正是由于他那一辈人的努力使之成为“过去时”！这是中国艺术发展的证明。

文末，我想说，一本书的再版，一个展览的成型，总要感谢许多人。感谢刘继潮先生对卢沉先生讲稿的梳理与编辑；感谢已经离开我们4年的朱乃正先生为本书题写的书名；感谢邵大箴先生为原书所写的生动而准确的序言；感谢王明明院长的悉心指导；感谢卢沉、周思聪先生的家人卢悦、卢欣、韩磊以及好友李光先生的大力支持；感谢我的新同事佟欣鑫女士、王焕然先生的倾心工作。真心感谢他们！

本次展览的名字，王明明院长定为“寻道求变”，恐怕是对卢沉先生一生追求中国艺术新向的最好总结，尤其是这个“变”字，更是他艺术理念的核心。的确，“变”是永恒的，卢沉先生正是站在一个时代变化的节点上，以“变”求“通”。如今卢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2年多了，先生当年认为自己的理想并未全部完成，他借杜甫的诗歌来抒发胸中的不甘：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

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但历史总在发展，“这个世界会好的”，希望每一代人的努力不是枉然，期待中国以及中国的艺术越变越好！

2017年2月20日晨完稿于北京望京



《卢沉论水墨画》1990年版由刘继潮整理编辑

勇气与热情

——序《卢沉论水墨画》

邵大箴

近几年来，以至近几十年来，说水墨画的人甚多，关于它的价值、前途和命运，它的语言、形式和技巧……各家各派，众说纷纭。现在大家看到的《卢沉论水墨画》，却有独到之处。这是因为论者首先是位实践家，是一位在传统功力和创新探索上都颇有成就的画家，所以他的思考和论述以自己长期的实践为基础，是言之有物和有的放矢的，不是纯形而上的“玄说”。其次，这几年来，卢沉和他的夫人周思聪是年轻人崇拜的画家，在他们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年轻人（不仅是学生）。他们的人品和画品影响了年轻人，反过来，年轻人的朝气、锐气和进取精神，对他们也有所启发和激励。还有，卢沉爱读书。这几年，他除了继续钻研传统，还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西方现代美术演变的历史，研究东西方艺术的异与同，认真探讨艺术变化和革新的规律。所以，他对水墨画的思考和论述没有丝毫的迁腐气和保守味。贯穿他所有论述的中心思想是，水墨画要“在现代的基础上发展”。这绝不是他一时感情冲动下产生的念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新观念。卢沉的为人、作画、交谈和著文，风格是

一致的。他厌恶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矫揉造作和弄虚作假，他追求真理，执着于事业，淡泊名利，尊重师友，爱护青年。在我国社会和艺术都处在大变革的时代，他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冷漠与他无缘。他的水墨画论述，也充满了求索真理的勇气和推进艺术革新的热情。我想，正是这些因素，当然，还有他思考的深度，他的坦诚与直率，表达思想的锋芒毕露与不善于掩饰，以及某些论述的不够完善和全面，会使这部篇幅不大的论著在读者中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应，也会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批评。这后一点，兴许是卢沉竭诚期待的。

作为卢沉的朋友和同事，我大体是了解他的想法的，但作为书稿最早的一位读者，我仍然为他这些朴素而精彩的论述所吸引、所鼓舞。我不时离开书稿在想，要是我们的美术界有更多的人像卢沉那样善于思考，我们的艺术……上面写的是一点读后感，勉强算作“序”吧！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于“煮墨斋”